

● 海外专递

必须重建一种过去百科全书派
那样的集体知识分子的模式
——皮埃尔·布尔迪厄访谈录

杜小真 译

1993年12月，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授予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光大法国社会学而做出的特殊贡献。这篇文章就是布尔迪厄当时接受访谈的记录，最早发表在1993年12月7日的《世界报》的“辩论”版上。在这次谈话中，布尔迪厄先生提出要在严格实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学置于社会科学中心，建立一种实践的普遍经济的真正科学。我们编译此文，以示对这位刚刚离世的二十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的崇敬和怀念。

就在布尔迪厄先生走后不久，法国色伊出版社的朋友寄来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布尔迪厄的最后一部著作《科学的科学和反思性》，并且预告今年3月15日将出版他从未发表过的论著《单身者们的舞会——贝亚恩农民社会的危机》。这两本书也将和他的《国家精英》、《再生产》、《帕斯卡尔沉思》、《实践理性》、《区分》等三十多部著作一样，长久地给予后人以启迪和警示。

——杜小真

社会学是一种科学

问：高等社会科学院决定授予您今年的金质奖章，这可能会引起震惊。社会学何以成为一种科学？存在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吗？

答：社会学具有某些特性，使我们得以把它置于科学之列：社会学像其他科学一样要致力于构建假设的和谐模式和体系，并且付之以经验，特别是通过观察、统计调查和比较的方法。至于科学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内部的一种特殊性，而对于我，这是优先于任何社会分析的：的确，社会学所处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它的对象就在它标志的现实之中。只有天文学相反：除非相信星相学，天文学并不经受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各种结果，也不对这个对象实施影响。我们于是被禁锢在我们的对象之中，这是社会学以怀疑为对象的原因之一。因此，人们总是怀疑我们会被禁锢于与我们的对象中的位置相系的预设和偏见的科学之中。由此产生一种绝对的必要性：那就是把我们置身的世界当作对象：不是普遍的社会世界——这相对容易些——而是科学的世界本身，因为，在我看来，这就是“迂回”原则之所在，如此迂回，也就是说与对科学世界归属相系的种种“利益”。巴什拉说过科学精神的精神分析。而对于我们，对科学精神的精神分析，就是科学世界的社会学，就是社会学的社会学。这样的反思性要求，让我们处于一种十分奇特的立场：科学的科学的立场，元科学的立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一些保留态度：这科学的最后来临是什么？这种尚在初始阶段的科学，它在把别的科学当作对象研究的过程中，给予它们以教益。这是我完全理解的反应。这就是说，这种反应并不如此普遍。文学的社会学引起的反响要比科学的社会学强烈得多。比如，我的工作总是得到科学家们的支持。我有时会想，当人们试图稍微说出这个世界的真理时，那人们所能在这个社会世界中找到的惟一支持，只有在科学家之间的联合中才能获得。可能是因为没有真正要求社会世界的真理，没有人对社会世界的真理有太大兴趣，当然，特别是那